

我與我的世界

曾聚仁



我与我的世界

曹聚仁

人民文学出版社

一九八三年·北京

我与我的世界

人民文学出版社出版

(北京朝内大街166号)

新华书店北京发行所发行

六〇三厂印刷

字数 424,000 开本 850×1168 毫米 $\frac{1}{32}$ 印张 $19\frac{1}{8}$ 插页 3

1983年3月北京第1版 1983年3月湖北第1次印刷

印数 00,001—19,500

书号 10019·3398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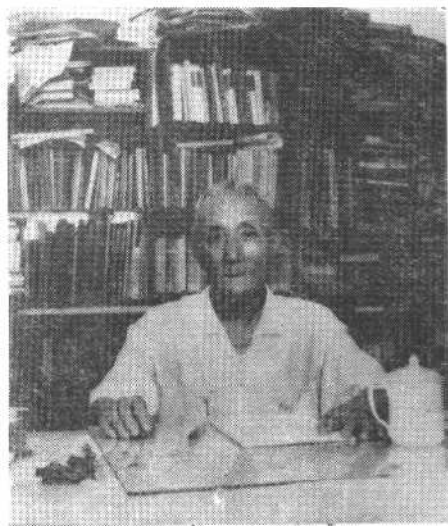
定价 1.70 元



作 者 像



抗战初赴前线时摄



一九六七年病后在书室

代序：谈传记文学

近二十年间，我看过属于传记文学的专集，在五百种以上；当然并不严格地限于“传记”或“自传”，包括“回忆录”、“忏悔录”、“感想录”、“随笔”、“谈话录”、“旅行记”、“日记”、“书简集”在内，见到了就看，当作现代史料看，颇有用处。三十五年前，由于政治关系，陈仲甫（独秀）先生拘囚在南京地方法院，我就替他设法提供材料，写起自传来。他动笔写了八章，局势忽变，朝野合作抗战，便恢复了自由，自传便中停了。抗战第二年，我还在汉口某里中，见了仲甫先生，他也颇有意写下去，可是，他晚年住在江津那几年，并没把自传写起来。坊间所见陈氏自传依旧是开头那么一截子，我们总觉得不够味似的。十多年前，我又曾劝知堂老人（周作人）写回忆录，这回总算劝成功了，全书有三十八万字，完完整整地一份史料。于今，倒是变成别人劝我来写回忆录的日子了；过去大半个世纪，世变的剧烈，比以前三四个世纪还要多；而四五十年前，和我交游的年轻朋友，如今，都和“天下兴亡”有了密切的关系，值得用一条索子贯串起来。从我是一个研究历史的人来说，把第一手史料保留起来，也真的“匹夫有责”了。这是我决定谈谈过去经历的主因。

写“自传”、“回忆录”，也是过去二十年间潮起了的新风尚；一些叱咤风云的人物，忽然如刘备那样过着灌园种菜的生活，自有醉肉复生之叹。写自传，也是他们在立功既无望，立德更不成

之后，只有在立言方面，力争一席地的必然趋势。且说国民革命军北伐时，蒋介石手下有一位大将，叫刘峙（经扶），他是江西吉安人。北伐完成后，便任河南省主席；到了抗日战争初期便任华北战局的统帅，一直到内战后期，徐蚌会战时期，他还是战区司令长官。以他一生在军政方面的经历，至少可以和麦克阿瑟争一日之短长。可是，他那本自传，实在不高明，不独枯燥得索然无味，真实性也很低。倒是另外一位偏将刘汝明将军，他的生平并无赫赫之功；他的自传，却写得虎虎有生气，在我所看过的五百多种传记中，自是第一流作品，而真实性也很高。刘汝明将军，当然不会忘记和范长江兄吵嘴的事。（长江兄曾在《大公报》中刊过《刘汝明可杀》的专栏。）他的笔下，虽是讽刺了长江，倒也写得颇有风度。这就更不容易了。

外交界人士的回忆录，那位活到了九十岁的曹汝霖，他曾经是北洋政府的核心人物，在中日外交中，他又是担当折冲工作的主角，他那部《一生之回忆》，实在糟透了。跟他有关的那一截事，写得不尽不实，有些自己辩护的话，反而欲盖弥彰。跟他毫无关系那一截，所记的都是道听途说的谣传，不值一笑。他这部传记的失败，可以说和龚德柏先生的回忆录一样，失之于浮夸，颠倒了轻重。

在这儿，我并不想把别人写的传记，一一点起将来，加以甲乙，还附上了考语。我只凭记忆所及说说我的感想。汪公纪先生，他在《序〈波逐六十年〉》（胡光廛先生回忆录）中说：“……《波逐六十年》，确能脱俗；近年来写传记之风大行，不管是闻人或非闻人，都喜欢把近代史和‘我’发生直接关系，不独把‘我’用放大镜放成特大，几乎无‘我’就无‘大事’，而发生的‘大事’也就是‘我’做的。《波逐六十年》并无此病，以客观的立场，介绍了所闻所

见，描叙了中国工业在千辛万苦中的处境与进展，使读者不能不钦佩他记忆力的奇强，分析事物的精细以及他对工业知识的渊博，……”这番话，他说得非常中肯；不独指出胡先生的叙记恰如其分，也道破了曹汝霖、龚德柏他们的夸大狂的缺失，把自己吹得太过分，便显得他们的丑陋可笑呢！

有一天傍晚，我过海到普庆去看戏，事先到对面街上去吃点东西，路过巷口一家书摊，摆着一部原刻本《三水梁士诒年谱》，那位女老板居然以十港元代价卖给我，我真是喜出望外。可是，带回家一看，更是喜而不寐，这部传记，实在编写得太好了（叶恭绰先生主编）。时人形容美女的身裁说是该凸出地方凸出，该凹进地方凹进，这才富有诱惑力。这年谱的妙处正是如此。我们且看曹汝霖要把黄秋岳出卖江阴炮台的“谣传”，写入他的一生中去，岂不蠢得可笑？我和誉虎（恭绰）先生，相识而不十分知契，单看这部梁氏年谱，便悔当年不多去叨教了。十五年前，我初到北京，李微尘兄要我去访问张国淦老人，那时老人病已垂危，不能见客。后来，读了张氏的《辛亥革命史料》，觉得他的史笔，断制得当，足为师法的。

近年间，台北出版的《传记文学》（刘绍唐主编），每为朋友所称道，《传记文学丛书》，也颇多可诵之作（丛书中那本《什么是传记文学》，也正是我们所要讨论的课题）。其中一种字数很多，连载得很久了，便是章君穀先生执笔的《杜月笙传》，共四大册；他们斤斤自喜，以为了不得的著作，实在不够分量。国民党的兴亡，毕竟是草山老人（指蒋介石——编校者）的事，杜月笙只能算是渺不足道的配角。董显光的蒋传，三小册，还抵不上杜传的一半，单看这一点，已经轻重失宜。杜月笙有种种缺点，而其过人之处正在这些缺点；如今章氏把他的缺点都掩盖起来，把

他写成一个圣人。我们试看太史公笔下的郭解，则章氏所写的杜传，只好拿去覆瓿了。

近二十年中，我所读到的传记，自以林崇镛先生的《林则徐传》为首选。而沈亦云的《亦云回忆》，从她的眼中，看到了她的丈夫黄膺白先生的奔赴艰危的经历，笔下无夸大虚饰之辞，而黄氏的精神人格跃然纸上，这便不是如龚德柏辈所能企及的了。

当代三大传记文学家：一、英国的史特拉齐(G.L.Strachey, 1880—1932)，我读过他的《维多利亚女王传》。二、德国的卢德威克(E.Ludwig, 1881—1918)，我读过他的《拿破仑传》和《人之子》(耶稣传)。三、法国的莫罗亚(Andre Maurois, 1885—1968)，我几乎读过他所写的各种传记：《雪莱传》、《拜伦传》、《狄士累利传》、《伏尔泰传》，连《法国的崩溃》在内。卢德威克的作品够分量，史特拉齐的作品够绅士派头，我却爱莫罗亚的活泼有生气。这当然都是我个人的感受，他所写的《人生五大问题》给我的影响和房龙的《人类的故事》不相上下。

一九五二年，莫罗亚应剑桥大学之请，担任克拉克基金会讲席，发表了六篇有关传记文学的论文。他曾说到史特拉齐的新传记文学：“你把维多利亚时代的传记阅读一页，再把史特拉齐的传记阅读一页，就会发现那是两种颇为不同的传记。特里卫连(G.O.Trevelyan, 1838—1928《麦考莱传》作者)或洛克哈特(J.G.Lockhart, 1794—1854《司各脱传》作者)的作品，尽管其结构十分完善，只不过是一篇文献；而史特拉齐的作品却是一件艺术品。无疑地，史特拉齐同时还是一个正确的历史家，可是他有本领用一种完美的艺术形式来表达出他的资料，而这种形式在他是最关重要的东西。”

接着，莫罗亚说到现代传记的特质：“这个时期的第一个特

质，是学者们的理智的方法打进了心理学和伦理学的园地。二十世纪初期的青年，不论对于任何问题，都要自己去探讨，并且接受自己的研究的结果。年青的一代人所特有的这种自由探讨的精神，显然对于小说家发生了深远的影响；它对于历史家和传记家的影响，也同样不小。”他又说：“一个现代的传记作者，如果他是诚实的，便不会容许自己这样想：‘这是一位伟大的帝王，一位伟大的政治家，一位伟大的作家；在他的名字的周围，已经建立一个神话一般的传说，我所想要叙述的，就是这个传说，而且仅仅是这个传说。’他的想法应该是：‘这是一个人。关于他，我拥有相当数量的文件和证据。我要试行画出一幅真实的肖像。这幅肖像将会是怎么样子呢？我不晓得。在我把它实际画出之前，我也不想晓得。我准备接受对于这个人物的长时间思量和探讨所向我显示的任何结果，并且依据我所发现的新的事实加以改正。……’我们这个时代，对于真实的观念，已经形成正确的想法。我们不会让传记作者由先入为主的观念来左右他的判断；我们要求他根据对于事实的观察，来做出整个的叙述，然后再细心而不带感情的做一番新的独立的研讨，藉以证实那些叙述的内容。”莫罗亚一直是“我所心向往之”的新传记作者，这番话也正是我所要说的一番话。

目 次

代序：谈传记文学.....	1
我的自剖	1
金华佬	7
我的童年	13
己酉辛亥之间	18
先父梦岐先生	23
育才学园	28
地盘动了	33
浙东	38
我的母亲	44
她的婆婆	48
神道的黄昏	54
父子之间	59
永生的时代	65
另外一群人	70
环绕蒋畹的另一群人.....	76
金华一年半	81
诸侄	86
志趣卑下 行为恶劣.....	91

杭州初到	96
明远楼前	101
我们的校长	107
五四运动来了	112
“留经运动”	118
后校长姜伯韩	124
前四金刚	130
后四金刚	135
我们的教师	141
从夏丏尊先生说起	147
白屋诗人刘大白	152
《霞底讴歌》	158
一师的毒案	164
一代政人沈仲九	167
衙前那一群朋友	171
拾遗	175
杭州	181
湖上	185
失望的旅行	191
在上海生根	196
国学与《国学概论》	201
我做了教授	206
“可杀的张凤”	211
孤山文澜阁	216
四库全书	222
《世说新语》中人物	224

书记翩翩潘伯鹰	229
诗人汪静之	233
补说汪诗人	238
史学家杨人楩	240
《情书一束》的故事	245
蓝布衫的故事	251
暨南前页	256
暨南中页	262
暨南后页	267
南社——新南社	272
小风叶楚伦	277
上海甲记	279
插说一段话	285
再插一段话	290
上海乙记	295
未进大观园的吴稚晖	300
将进大观园的吴稚晖	306
进了大观园的吴稚晖	311
谈裘可桴	317
几位有些相干的师友	322
和平老人邵力子	328
文白论战史话	334
望平街巡礼	349
陈灵犀与《社会日报》	355
《申报·自由谈》	361
黎烈文与《自由谈》	367

我与黎烈文	373
小品散文	378
《背影》作者朱自清	384
鲁迅与我	391
我与鲁迅	396
我和林语堂吵了嘴	402
“余致力”	404
也谈郁达夫	409
“不除庭草斋夫”	415
三个胖子的剪影	421
插说苏州	427
“乌鸦”商标的《涛声周刊》	433
楚狂老人陈子展	437
洋人	443
《芒种》与《太白》的时代	449
《太白》社与陈望道	454
《论语》与幽默	459
大众语运动	464
一幕对话	470
《立报》	475
京派与海派	481
补谈海派	487
“文人相轻”	493
文坛续话	498
酒人与诗人	503
上海丙记	508

回力球	512
上海丁记	518
语文教学	523
朋友与我	528
我的家	532
我的梦想与梦境	535
房龙的故事	540
历史因素四等分论	545
罗素在中国	550
《读书三昧》	556
谈蒋梦麟	561
莫罗亚的路子	567
前夜	572
后记	珂云 577
附：曹聚仁编著目录初辑	596

我的自剖

英国哲人休谟，他写自传，一开头就说：“一个人写自己的生平时，如果说的太多了，总是免不了虚荣的，所以我的自传，要力求简短。”我呢，也不想多说自己的事，我永远是土老儿，过的是农村庄稼的生活。我们所处的时代太伟大了，过去半个世纪，真的比以往十个世纪还要复杂，宇宙越来越大，我们知道以往想象中的天河，有八百万光年那么宽，地球便越来越小。我们的世界，就是矛盾加上矛盾的一串，因此，我要写起来就不象想象中那么简单了。

二十年前，我曾经引用了当代大哲人罗曼·罗兰勾划弥盖朗琪罗的话，作为自己的考语：

他是孤独的，他恨人，他亦被人恨；他爱人，他不被人爱；他在周围造成了一片空虚。这还不算什么，最坏的并非是成为孤独，却是对自己也孤独了，和自己也不能生活，不能为自己的主宰，而且否认自己，与自己斗争，毁坏自己；人们时常说起他有一种反对自己的宿命，使他不能实现他任何伟大的计划。他的不幸的关键，足以解释他一生的悲剧，只是缺乏意志和赋性怯懦，在艺术上，政治上，在他一切行动和一切思想上，也都是优柔寡断的。

我虽非完全是弥盖朗琪罗型的人物，但我是一个彻首彻尾的虚无主义者。我是梦岐先生的儿子，却又是他的叛徒；优柔寡断，赋性怯懦。

那时，我刚从上海南来，候鸟似的停留在小岛上，我曾经写过《南来篇》，一位朋友提醒了我：“你是五十之年的人了！”我瞿然自惊，对镜自照，白发半头，真的五十之年了。吾家子桓有云：“四十之年，忽焉已至；年行已老大，但未白头耳。”象我这样一个半百的人，难怪满怀都是萧索的秋天气象了。那位朋友，随又分析我的心境，说是“由于精神上的衰老，所以保守持重，没有先前那样的锋芒了”。这可以说是知己之言。我记得有一年夏天，那时，还只有三十六岁，和珂云旅居余姚，看见一群青年学生，在旅社客厅上高声唱抗战的歌曲。我便走了过去，想跟着他们一同唱几句；那知我一走近，他们都停声了。他们对我格外表示尊敬，我和他们的距离便格外远了。一时凄然之感如箭刺，人到中年，便不复能混在青年群中散步了。

照说，五十岁之人，已不必存过多的希望了，那时，把报纸上的小广告看看，只有看门打更的职务还可以做得；到了今天，连看更的事，也不会轮到我们的了。假使“时代”吩咐我说：“你倒下去，你填到沟坑中去。”我决无二言，会默默地填到沟坑中去的。我决不想做时代的绊脚石。我又记得就在余姚小住的日子，友人某兄，邀我吃午饭，饭后，忽有一年青人叫工友来邀我去；他“教训”我道：“你是领导青年的，不要随便吃别人的饭，不要和别人去应酬！”他的好意，我是心领了，但我自己想想，从来不想领导青年呀！

三十以后，我时常浮着罗亭的影子（罗亭，屠格涅夫小说中的人物），当罗亭离开娜泰雅时写给她的信中说：“大可异的，凡近于滑稽的，是我的命运，我想献出我自己，切望地，整个地，为了某种事业，而我不能献出我自己。我将为了什么，连我自己都不能相信的傻事，或别的，把自己牺牲作为了结。可怜，我所能